

七日談

（吉林篇）

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，央視春晚舞台上，寫了六千多首詩歌的王計兵介紹自己的時候，說的是「我是一名外賣員」。這個不假思索的第一身份隱含了一個事實：王計兵寫作的初心，並非逆天改命，並非心心念念想要成為一個登陸春晚的明星詩人。

此前半個月，DeepSeek APP上線，迅速火遍全球。雖然它經常乖巧地提醒用戶「警惕智力外包陷阱」和「AI不能替代生命體驗」，但與王計兵不同，這款明星應用的開發者一定是抱着「顛覆」世界的雄心投入工作的。他們如願了。DeepSeek不但讓國際上的大模型開發者刮目相看，也讓無數作家詩人開始思考自己的命運。

關於自己會不會被AI寫作替代，龐大的作家詩人群體因意見不同形成了明顯分野，認為「會」的如劉慈欣、曹文軒，在視頻訪談中「不得不承認它寫得比我好」；認為「不會」的，則堅持認為，真正的作家詩人從自身處境與社會際遇出發，用個人經驗觸摸歷史肌理，用切膚之痛表達真實愛戀，由此完成的作品，是靠大數據投餵語料無法替代的，所有大數據都是過往經驗的集合，它們既難以響應新的現實挑戰，也無法以一個具體而又有限的身份主體去面對大千世界。

回到王計兵的寫作，當他寫出「從空氣裏趕出風／從風裏趕出刀子／從骨頭裏趕出火／從火裏趕出水／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／只有一站和下一站」（《趕時間的人》）這樣的詩句時，我相信他心裏想的不是央視舞台，不是暢銷書排行榜，而是日復一日與時間互相追趕的命運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需要一種承擔的力量，而詩歌給了他這樣的力量。值得強調的

是，王計兵並非用寫作面對命運的孤案，當陳年喜寫下「我身體裏有炸藥三噸／他們是引信部分」時，親情在苦難中的連接就變得強韌；當余秀華寫下「如果你寄一本書，我不會寄給你詩歌／我要給你一本關於植物，關於莊稼的／告訴你稻子和稗子的區別／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／春天」時，一顆低到塵土裏的苦戀之心就得到了申明；當李松山寫下「如果您向他談論詩歌／他黝黑的臉上會掠過一絲緊張／他會把您迎向岡坡／羊群是唯一的動詞」時，詩歌就完成了對簡樸日常生活的關照與轉化……

這樣的例子還可以持續地舉下去，這讓我們發現了一個觸目的現實：這些在生活的煙塵中出沒，卻從未指望過以寫作為生的人，不期然間成了詩歌閱讀的流量擔當。這多少有點不可思議，雖然「現役」詩人如過江之鯽，詩歌



香港西環的石牆樹。

鄭雷攝

活動、詩歌獎項和詩歌發布平台也空前繁榮，但真正能引發關注和廣泛傳播的詩作卻少之又少。二〇二三年，在鄭州舉辦的「21世紀中國新詩的出路與未來」主題論壇上，曾有青年學者以「當代詩的絕境與危難」為題，從觀念到機制，到創作實踐，詳細梳理了當代詩歌創作中存在的問題，雖然其中不乏偏頗和誤讀，但對詩壇總體現實的描述還是有依據的。一些獲獎無數的詩人滿足於在修辭和觀念層面空轉，寫了很多「高級感十足」的平庸之作。這些精緻的「好詩」在詩歌圈裏內部循環，無法出圈與更多的讀者共情，最終淪為自娛的遊戲。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難以迴避的尷尬，以詩歌為志業者用詩句建起的是隔絕讀者的高牆，而那些用詩歌為通氣口的所謂草根寫作者，卻無意間與廣大讀者同頻共振，甚至在這個有熱點無焦點的網絡時代獲取了可觀的流量。

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？一個看似複雜的問題，卻導向了一個簡單的答案：詩歌，或者文學，皆是以人的生存為起點和終點的。沒有對人的關注，沒有對人類生存真實處境的體恤與洞察，沒有對個體命運的深度參與，一切寫作都會成為無本之木、無源之水。所以，草根文學——這個看似粗率的命名，用最簡潔的方式，道出了文學存在意義的核心。那些無意間播撒的種子，匍匐在大地之上，它們聽得見大地的脈動，嗅得到雨雪中春天的氣息，更為重要的是，泥土中的腐殖質——逝去的生命和黑暗的記憶，都會被它汲取為養料，滋養一次又一次重生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文學的根與草根的根是相伴相生的生命共同體，它們彼此連接，成為一個更大根系的組成部分。

當然，這並不是說只有草根文學才是文

學。世界遼闊，文學也有很多種，特別是在今天物理世界被無限擴展的背景下，形而上學的終結宣告了傳統認知工具已經失效。面對「不可言說的世界」，喬治·斯坦納說，「哲學始於詩歌，且從未遠離。」或許，我們可以用詩歌去觸摸和感知這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，並進而嘗試一種豐富而又敞開的言說。當然，這種詩歌仍然植根於人的生存，植根於人類生存的萬般困惑。與隨處可見的虛無主義不同，好的詩歌在對生存的詰問中仍然保持生長的姿態，仍然緊貼大地，用繁衍而非衰竭的方式，構建一種強韌的精神存在。

這樣說來，AI寫作並不會取代作家和詩人，但它會像一場颶風，把無根的假文學、假作家詩人掃進深淵。這是好事，打假總會有利於文學正本清源，為自己找到真正的生機。最後，摘引幾句王計兵的詩作為結尾吧：

見縫插針
實際上，很多時候
生活平整得像一塊木板
騎手是一枚枚尖銳的釘子
只有挺直了腰桿
才能釘住生活的拐角

——《趕單》

這一枚枚釘子其實也是根，生存的壓力越大，它越會用更大的力量扎下根去，生活如此，文學也如此。

作者簡介：任白，詩人、作家。出版詩集《耳語》《任白詩選》《情詩與備忘錄》《靈魂的債務》、中短篇小說集《失語》等。

物業大叔

在德國的小區裏，基本上不存在什麼小區自己的物業辦公室，只會有一位「萬事通」物業大叔，或大爺。我們的物業大叔名叫克斯汀，大約五十來歲，一臉鬍茬，看上去兇巴巴的樣子。與其說是想像中的熱心物業大叔，我們覺得他更像是不苟言笑的宿舍管理大爺。

事實上他不光是管理物業，他也真的會「管教」業主住戶們。管教內容主要集中在垃圾區，在德國垃圾分類沒有做好可是了不得的大事。大的紙盒扔不進垃圾桶，可不能放在垃圾桶旁邊就行了。物業大叔會教導你回家去拿把剪刀來蹲在這裏，把紙盒一點一點剪成可以扔進垃圾桶的大小。

除了多少心裏有點怕這位不苟言笑的物業大叔，還因為我們德語不太好，所以不到萬不得已，也不會去「麻煩」物業大叔。但總有些「萬不得已」的時候，比如說，被鎖在了門外。

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向物業大叔求助。我們一家四口加一隻狗被鎖在門外，大冬天的都穿個睡衣，被好心鄰居收留。這位德國鄰居幫我們找來物業大叔，告訴我們通過物業大叔去聯繫「良心」開鎖匠，因為他們上周剛被「黑心」開鎖匠坑了好幾百歐。物業大叔匆匆趕來，聯繫開鎖匠，開鎖匠開鎖，全部程序一小時內搞定。是的，雖然跟國內分分鐘開鎖沒法比，

但這在德國已經算很高效了。

當然了，物業大叔也不會免費幹活兒白來的，一般來說來一次五十歐起。比如後來又來幫我們疏通了一下廚房洗手池，修了修不是很好用的門鎖，反正這種「小活兒」都是統一價格——五十歐。

德國的物業大叔可謂全能，基本上所有的電活活兒都會——從安裝各種燈和電器，到疏通下水道修理馬桶，他都能處理。

最近我們家馬桶漏水，他先來了一次，吭吭吭三下五除二就把馬桶拆了。拿出一個橡膠皮環跟我們說，這個壞了，他去買一個。他開車出去不一會兒便買了個新的回來，幾下就安好了。

「盛惠兩百歐，謝謝。」雖然我們覺得還是有點貴，但是要知道在柏林臨時找個水道工來修個馬桶，跑路費都是一百歐起。

離開前大叔很負責任地說，你們用用看，如果還是漏，就再找我。原來這兩百歐還是包含「售後」的，不錯。果然，大叔「料事如神」，還是漏的。大叔第二天一早便趕來了，又把馬桶拆了下來，東看西看，說是另一個東西壞了。

「放心，我馬上上去買個新的配件，安上就一定沒問題了！」

安好後，我們問這個新配件是不是需要我們付點錢，大叔大手一揮：「不用！」大叔爽快地跟我們揮手告別。雖然他依然板着個臉，但慢慢地，我們感受到他藏於內心的熱情與和善。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深夜十一點多，我獨自坐在海南三亞的酒店房間的陽台，夜幕下的五指山近在眼前，白天出席連串喜慶活動，此刻享受寧靜。

應老友強哥邀請，幾天前我和太太到三亞見證其公子的婚禮。新郎新娘都是北京大學「出品」，男的念EMBA擁碩士學位，女的是醫學博士牙科醫生，可謂郎才女貌。婚禮在三亞的一間度假酒店露天草坪舉行，藍天白雲艷陽，背後是一望無垠的南海，新郎和新娘互相交換戒指，發表愛的誓言，雙方父母上台祝福，整個婚禮沒有任何宗教色彩，溫馨、浪漫、簡單而隆重，來自香港、深圳、武漢等地近百親友出席見證，送上最美好的祝福。露天晚宴就設在婚禮場地旁邊，天氣比較熱，來賓紛紛脫下西裝外套，陣陣海風吹拂，伴着一聲聲「乾杯」和歡聲笑語。尾道菜是大約八分鐘的沙灘煙花，璀璨奪目，祝願一對新人幸福美滿。

這是我相隔四十年再次來到海南島。自從飛機降落在三亞鳳凰國際機場，我就不斷在腦海搜索四十年前的記憶，同行一位親友團成員提起海南建省之前一名主要領導的名字，一下子打開我記憶的開門。一九八五年夏天，海南還是廣東省屬下的行政區，其時廣州暨南大學新聞系與某大報社合作籌辦地區通訊員培訓班，我作為新聞系一名年輕教師，被派到海南島為培訓班前

四十年後重遊三亞

站。到了海口，自治州宣傳部派一部中巴送我去三亞，行程两百多公里，車過五指山下，收音機正好播放男高音李雙江那首成名作：「我愛五指山，我愛萬泉河。雙手接過紅軍的鋼槍，海南島上保衛祖國……」，在火紅的年代，這首歌紅遍大江南北，儼然成為海南島的「島歌」。八十年代中期海南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，經歷打擊汽車走私風潮，遭受嚴重挫折，沿途所見的貧窮落後景象，與廣州可謂兩個世界。到了三亞，可能因為我是代表省城的大學和新聞機構來公幹，所以獲安排入住當地最高級的五指山賓館，可是當晚在賓館沖涼時突然停電停水，情況十分狼狽。當時沈小岑一曲《請到天涯海角來》風靡全國，我忙完公務之後，抽空到「天涯海角」游水，沙灘遊人不多，基本上沒有什麼服務設施，也不見管理人員，只有幾個村民在叫賣紀念品。游水後又登上「鹿回頭」眺望大海，現在遊客見到的那座「鹿回頭」雕像，當時還未問世。



一晃過去四十年，五指山還是那座五指山，萬泉河也還是那條萬泉河，「天涯」和「海角」四字仍在，而海南島早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張名片，海口是繁華的省會，博鰲論壇舉世矚目，三亞更成為國際著名的度假勝地。我們住的酒店周圍有十多家五星級酒店，外國遊客隨處可見，不少是一家大小來度假。一次在電梯裏遇見一名大約五六歲的金髮小女孩，我和她打招呼，小女孩沒有回答，但一直看着我，一點不怕陌生人。有識途老馬告訴我，俄羅斯遊客很喜歡來三亞度假。我留意到三亞機場的指示牌除了中文，還有英文、韓文和俄文。上網一查，發現三亞機場有多條飛往俄羅斯的國際航線，包括聖彼得堡、葉卡捷琳堡、莫斯科、符拉迪沃斯托克、哈巴羅夫斯克、新西伯利亞，還有蒙古的烏蘭巴托、韓國的首爾、釜山等等。

四十年彈指一揮間，重遊三亞竟然是專程來見證一對年輕人的旅行婚禮。國家的發展、時代的變化超乎想像，但願幸福中的年輕一代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生活。人生易老天難老。我很想重溫舊夢，再到天涯海角和鹿回頭去看一看，還想去參觀新的景點，特別是著名的南海觀音像。可惜，酒店這一帶是最近十幾年才陸續開發的新區，距離上述幾個景點都比較遠，我不免感到有點遺憾。返港航班起飛時，太太在空中拍到南海觀音像的全景，也算到此一遊吧。

作者供圖

櫻葉香

「畫眉深淺入時無」，在皖江一帶，蘆葦就是江河湖沼的眉眼。一年四季中，蘆葦或蒼黛，或蕭疏，或濃妝，或淡抹，把江南水鄉的四時景態描畫得生動傳神。

蘆葦在夏季畫着京劇花旦的濃妝，一雙吊梢眉格外風情。河畔湖沼，蘆葦在波光雲影下搖曳生姿，把那楔入生活底層的溫柔表現得異常動人。江南的蘆葦也不失浩大的氣勢，那是在湖沼與長江的交界處，人跡罕至的沙漠洲，澎湃起好大一片蘆葦蕩。千萬枝修長的葦桿在藍天下輕輕搖曳，像是被風撥動的豎琴弦，奏出沙沙的絮語。陽光穿透葦葉的間隙，將斑駁的碎金灑在水道上，恍若無數尾銀魚躍出水面，在光影間游弋。進入蘆蕩，彷彿來到深邃而幽遠的綠野仙境，天上地下全是望不透的綠色，不僅雙眼，連五臟六腑也被染綠了。

每年端午節前幾天，孩子們就鑽進蘆蕩割蘆葦。雖說蘆蕩很慷慨，無私供給着取之不盡的蘆葦，但孩子們並不輕狂肆虐，只在每根健壯的葦桿上揀一片最嫩的，用心細細地剝下

來。

孩子們先用蘆葉捲起一隻蘆笛，長尺許，屏起氣力一吹，發出老牛般粗獷的號聲，二三里之內都能聽到。做蘆笛並非孩子貪玩，而是做好預警。因為孩子進了蘆蕩，如同小魚游進了無垠的綠海，既為它的神奇而陶醉，又因它的幽深而害怕，蘆笛就成了孩子們的聯絡信號。若有哪個孩子在滿眼碧色中迷路了，將蘆笛一吹，四處立馬響起接應的號聲。那聲音此起彼落，甚有氣勢，驚得蘆葦叢中的水鳥撲簌簌地飛去。

採好蘆葉還不能回家交差，得在水邊拔些柔韌的燈芯草，把蘆葉一捆捆輕繫好。依水而居的先民們固執地認為，捆櫻子非得用草，若用別的東西，便壞了蘆葉的清香。

每當蘆笛傳到遠近的村舍裏，家家便開始張羅包櫻子了。蘆葦放在木盆裏浸着，格外蔥翠。泡得兩三成熟的糯米，在竹篾盆裏已瀝乾了水，閃着珍珠般的光澤。女人們坐在小竹椅上，嫺熟地將兩三片櫻葉交疊在一起，捲成一

個角斛，舀一勺米，倒進「斛」裏，再墊進一片葉子，疊、摺、扭，櫻葉翻飛間，一隻裹着嚴嚴實實綠衣的櫻子誕生了。最後抽根燈芯草輕輕捆好，櫻子包成了。

櫻子有多種形狀，三角櫻、寶塔櫻、長方櫻，在筆者看來，最經典的就是「小腳櫻」。「小腳櫻」顧名思義，形如女人的「三寸金蓮」，特別是剝掉櫻葉的櫻子，盈盈白白，小巧而瓷實，更似江南少女的小腳。兒時，對那迷人的「小腳櫻」很好奇，問祖母為何要包成「小腳」狀，祖母說，那是因為屈原跳進汨羅江後，老百姓為了避免水下的魚啃噬屈原屍體，就用類似少女小腳的櫻子來餵食魚。

祖母、母親都愛包「小腳櫻」，並不全是迷信，更多因素是認為這種櫻子棱角豐富而柔和，米填得瓷實，好看又好吃。我將「小腳櫻」和其他形狀櫻子比較過，果真如此。遺憾的是，至今我也沒學會包「小腳櫻」，甚至都沒看清櫻子怎麼就裹成了一隻「小腳」。

對孩子們來說，最感興趣的是吃櫻子。櫻

子上屉蒸煮時，清香溢滿屋舍，跟着炊煙飄到了空中，整個村舍都飄盪着炊煙和櫻子的香味。早已垂涎欲滴的孩子等櫻子稍涼一點，就輕抽草結，剝開櫻葉，露出一隻瑩白可愛的「小腳」，櫻葉的清香和着豐饒的糯米香，立即起身，竄上了臉，直往鼻尖上爬。用一根竹篾戳起櫻子，蘸上白砂糖，沙沙糯糯的，那種香甜軟糯啊，隔世不忘。

現在的櫻仁很豐富：有的搽蜜棗、紅豆；有的拌些醬油，摻點鮮肉、臘肉或鹹蛋黃。而我因兒時味道已根深蒂固地刻在味蕾裏，總覺得糯米食還是甜的好吃，而且最喜白米櫻子蘸糖吃。那種簡單樸實的櫻子，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蘆葦香和糯米香，味道純粹也地道。

「聞到櫻子香，三歲小因學時秧」。一年中，最為繁忙的季節就在蘆葉和糯米的芳香中拉開了序幕，只要嗅一口那氣息，你就會知道依水而居的先民們是多麼懂得生活，那是一種善於把尋常物事和着日常生活咀嚼出詩意，讓勞作和困厄消解在鄉土韻致中的大藝術。